

三原縣志卷十七

藝文志

賦

雜著六

西園八詠賦

明沈周

粵惟苑囿園池之屬關中者鄙夫無一隅之及一日之覩矧聞之髣髴於今稽之掛漏於古聊準長安之西笑托公子之夢語嗟夫上林蕪矣甘泉莽矣御宿稔矣樂遊黍矣西郊之兔跽矣宜春之麋麋矣梨園燬而礫矣凝碧夷而土矣類皆前王遊畋歌舞之區鄙夫蔑有所取也取則不無郭令公之仁里邵故侯之青門李將軍之北郭王右轄之輞川俾人追惟於往致儼水木之如存又不無代遠人之

三原縣志卷十七

非於懷慨然然而何地無勝何代無賢何賢無迹何勝無傳時則有若耀之爲郡實古雍地平原膺而裔愆諸陵矗而足峙荆耀而三韞地靈而秀舉巖薛突秀而近拱漆沮流澗而暗滙壯哉三原之佳甸洵矣三輔之遺治屏八垠曠濶之風鬱大塊塊北之氣負陰向陽審形遵勢宜賢者之胥宇嘉勝者之收麗百堵億千弓迺從相卜乃從窆厝迺從構架迺從樹藝孝以爲基忠以定位擴中類仁制外牟義方之象行圓之比智厚以積德高以抗志於是大司馬公拓爲西園以藏以修存誠而樂道觀物而翫化非文饒之銅懸非季倫之參尤徒悅耳目而恣般遊者也有

碑勒銘在墓中堂史氏大書燦爛厥章於考世德於發幽  
光靈蔡曩屬而薦力文霓昭晰而呈祥其側有堂兩廂翼  
成楊蘭擗蕙茨芸塢蘅浩浩穰穰儲書滿盈紛者百氏秩  
者羣經探牙刻玉籤軸熒熒其前有池湜湜且泚不聚不  
溢不淪不澁擅雪滌之專攻潔垢硯之遺滓日新日資舊  
染是去方沐之槃譬飲之洗有松於軒袞服其隅離立矯  
矯直不假扶結璫爲根聳玉爲株冒雪而脂被霜而腴負  
大且固葆貞不渝歷載而壽無度效材而需不訾有柳苞  
矣柵門之側匪朝匪夕先公之迹骸髡櫛椽紅總翠轄畧  
和嶠千丈之譽襲馮異大树之烈公之理南都也其在默

運疇昵疇測其在獨斷曷憑曷藉祁然而威行沛然而德  
化潤廣則何物不沾庇大則無物不借民仰如雲所謂用  
作霖雨而澤下者也曰州曰藩公所蒞止化覃澤加則民  
之衰孱寡弱猶培而廡猶溉而華轉富而易庶若出乎咄  
嗟民之佩荷激切將以械樸榛楛比公所樹之柳甘棠綠  
竹比公所藝之花公尙以池凡庶執事爰有汗墨沙之汰  
之蕩之激之公尙以記末學膚受瑣才小能舉錄而鎮採  
兼收而並登揆方圓而施用期將就而勸成方我句吳之  
墟涿流湯湯爲割屢年民告饑墊天子簡公來旬來宣民  
乃隳呼拜逆鄙夫亦獲瞻承光霽識公宏正而亮鎮簡約

而靜淵以之柱石則明堂底定以之調元則庶徵罔愆其  
時也於公之園葵止二四之可賦來百祥之駢駢草靈芝  
茁木仁埋連華峯燭燭醴泉涓涓或蒸之孝義或應之忠  
蓋其氣在人酬酢於天尙爲公賦之以屬於篇

龍橋賦

馬御輦

台嘗訾齊州之局促不可處也翹首長裊假翼三危五城  
之巔駭雲霓吸海氣于壺嶠兮排闥闔攬八際之長空以  
騰騫逐驚電凌倒景以嘯傲兮御罡風拏若木于扶桑之  
淵乃左顧清冶之干朔闢此逶迤梁以天嶠兮類常山率  
然勢蚬蟻而蜿蜒枉之約石之倚不堪眉歎表兮錫嘉名

以龍橋實吐納夫日月而歎欲乎雲烟方其輿梁未成臨  
河悵望百川灌沸霖霖澆地非廣陵莘將之陣似馬峽  
類瞿塘灑灑之大如象池陽湧胥侯怒潮焦獲來天吳噴  
蕩湮層臺兮波臣驚問水濱兮魚腹葬腰瓠者流嘆胥溺  
祝支祈使收滯佩嬰之子懼汨沒祈馮夷令戢浪行子羈  
客赴嶼怡儼不前長年三老股慄魂搖欲喪涉淺者冀狃  
騎星之流槎貫月窟走陸者希縹閱風之逸駟奔天上越  
山飛兔嶺表迅猱不克跨兩崖而絕渡也令人恂恂駭  
比夸父逐日僵鄧林而棄杖于是御史大夫溫公慨于中  
者匪今斯今矣羗丹陛兮朝辭繁綠野兮暮開舟楫障百

維狂瀾援溺潤九抒宏才爲社稷捍大患爲蒸蒸日上災  
朱提捐厥筭白鏹庀厥材爰謀長吏鳩匠作再咨阿耨醪  
檀財乃召般倭削剝運風斤乃檄王繭鈎繩相水隈育貢  
畢力扛鈞石離朱張盱洞九垓割地軸兮盤底柱摩天倪  
兮構崔嵬覆篲基兮襄陵奠支機礪兮驚濤廻堞嶺陞壑  
約巨浸于隘口肱我臂巉化祖途以夷陔策五丁剡翠岩  
北向驅六甲擘丹嶂南回斷三山之鼇足擎四隅軋九淵  
之螭頭肩層臺宛如帶兮梁連蜷平如掌兮砌珉瑰爾其  
鹿原背環堯門對峙一水似鷺洲中分兩崖則雉堞夾起  
大壑豁訝怪石嶮嶮茂先叩而魚鳴初平鞭而羊苒零陵

三原縣志卷十七

之鷲乘風藍田之虎飲羽莫不翰載蹄輪赤瑛白玳作礪  
取鍛次鱗排齒鎔以鉛鐵苞以楹礎遠眺兮碎磷鬱律跼  
仗翼跂近睨兮登降列施墉崇櫺比脊承嵐氣亘天標唇  
奔河光清地祇獻平激束馳道如砥軼後燕之五丈擬成  
都之萬里爰見遼矣百弓巍乎三門役百靈而鳩藝象三  
才以拱宸圓形模漢方阜枕潯曲空半壁直矗長雲修碣  
駕雌霓而飲澗曉闕浮蜃樓而麗旻代蠲舸兮宛虹易舳  
臚而輶輶奚羨夫築宣房塞瓠子者君臨河而斬茭官下  
榘而負薪况乎館陶金堤之決竹石隄防者三句王延世  
雖爵關內侯賜千黃金再決再塞得無病國繁勞民揆彼

于此何古可今追乎砥定疎沼漲息智井空闔吼鯨淤瀨  
遊鼉青虬蟻蝼而撥鱗靈狻鬚懸而露晴硤道齒齒兮堆  
雲盤渦活活兮鑑影五陵游俠躡玉螭兮踵隨三河年少  
凌金鰲兮背騁簫鼓喧闐絲竹嘈啣耳沸洞庭廣樂鈞天  
之界輪鞅轟虺游旂浦艾神棟列缺震霆霄漢之頂泝辟  
洗者蟻聚淺汀薄沚以龜手代耕汲灘泉者魚貫城堞河  
湄以平挹當綆不覺時暮而日曛頓忘天高而地迥乃有  
元纁筐篚載輸載浮金錢赤側乘馬服牛九達污萊爰茲  
稼穡四方輸輓遵我軌修旣舍筏兮尋岸罔遺轅兮摧軻  
市塵螻附賈肆蜂稠窻臨水而逕窄戶循溪而巷挈腋招

鄭隄白渠兮邇接沃壤頂揖甘泉谷口兮遙據上游依稀  
漢中子午谷彷彿淆水甲庚溝廬比棟連幽雅推皇過澗  
波滌堤遶楚騷賦蘅杜州有時梅風送淺燠有時梧露薦  
新秋有時扣舷歌夏聲有時擊缶粵秦謳不幾惠施濠上  
之樂蘇公赤壁之遊乎至若辭客騷人恣賞耽翫觀川之  
步夷猶題柱之幘傲岸維駢駢之驂騮尋青青之河畔嘔  
淵雲兮瓊葩揆應劉兮藻翰青衫浣霞漪而命舉彩筆耀  
文漣以燦爛賦鶴汀兮鳧渚詠牙樯兮錦纜溪邊潑墨石  
氣流清花下漱玉水光零亂腕伸曳寸管兮搖風萬笑墮  
九光之流雷覺造舟鞭石皆可摘雄藻也心花皆力直射

融輪而嘶馬練亦有方術雜技河上逍遙席璠皮相琴  
龜焦都虛尋檀胡賈吞刀巫覡儼延廊而粹絲長桑飲上  
池以招搖蓋聶彈劔蒯緱錯乎四術秦青繞梁玻璃徹乎  
重宵炎燄談天鄒衍銜稷下之口逢占射覆受倩朴舍人  
之尻宜僚之竿累丸佞僂之手承蜩磨鏡負局瞞翁扶鳩  
杖于巖際放鷩鷩雞變童臂鷹鞬于江皋跛辟樓季橐駝  
僬僥鮮不海井竈之觀溟渤角深冰夏虫之智太華爭高  
乃有靚粧麗姬深閨艷妾朱顏如花皓齒似雪橫塘整鈿  
古渡弭節念蕩子之遠征憶河梁之久別北紫塞兮赤城  
南五溪兮百粵臨長堤兮一望慨柔腸之寸折陟危磴兮

三原縣志卷十七

六

戍削想猿峽羊坂雁宕鷄足之周通升峻坂兮紆曲懼度  
索繫焯地肺天塹之難越王孫何日歸韶華經歲歇倩秦  
箏兮銷閨怨聽隴遠兮舒腸結繫或春風駘蕩春水漾揚  
豪門連袂貴族飛觥西園集雅南浦尋芳草逗青兮畫舫  
苻鋪黛兮銀塘蘭亭修永和之祿河橋舉元凱之鰲曉風  
殘月楊柳岸細蘭佩蘅芙蓉裳桑落荀桃泛醞醴躡熊胎  
豹佐餽餽大嚼之聲鞞如韃如吸川之飲汝陽高陽複道  
行空際攜手上河梁躡一緇兮凌高阜折雙屐兮傲餘脰  
及夫白帝徂秋金商成露澎湃江豚吹洶瀾老蛟圖憑橋  
觀漲高朋填路蔡宗繇破浪乘風追枚叔奔濤翔鷺或潭

吳威寧老臣求姓名使人問君君不告正陽丹中有貧士  
君名同眠食同簋後來避逅那得知誓死酬君誨君子君  
之子翻飛上青雲一朝馳傳過閭里故山花木生餘芬他  
時移勅遷移詰要識封君是隱君

題宏道書院

何景明

梁棟起層雲松筠散夕曛九叟瞻太華清涓接河汾冠蓋  
時時集絃歌夜夜聞登堂持節印衰薄愧斯文

過馬谿田村居

何景明

宛宛清河曲團團翠竹村卧龍元勝地客駟已高門野曠  
嗟峨出天寒雲霧屯何時還過訪無限欲相論

三原縣志卷十七

七

商州訪馬谿田

時歸隱商山書院

喬世寧

避賢辭渭曲卜隱得商山黃綺今仍見紫芝能駐顏行藏  
舟不繫冲舉鳳難攀爲問草元室何人數往還

三原八景

金銑

神龍潛處水雲腥潭上長橋誰作成日落粼粼金柱動震  
飛閃閃玉虹明濟川只訝雲中度乘月還疑鏡裏行獨怪  
尋詩歸去黑馬頭燭燭樹霓旌

龍橋飛虹

縣城直北是浮山山色空濛夕照間背日翩翩雙鳥度穿  
林默默一僧還烟橫半嶺爲蘭若雲破重巖見菊斑待我  
粗酬明主後拂衣歸去且投閒

浮山晚照

天齊迢遞入雲中中有靈湫湛碧空一鏡冷涵高葉靜  
波輕漾落花紅祠供祀事千秋在澤及農家百世同故老  
相傳是龍窟龍歸長是雨濛濛

天齊靈湫

縱目神泉雲正生鸞翔鳳翥應文明浮空作雨濛濛濕出  
岫隨風片片輕聚散經年流玉葉賡歌此日振金聲何人

乞我詞林筆一爲清朝頌太平

神泉祥雲

浮陽百丈古靈湫常有晴霞在上頭一縷遠隨孤鷺去九

華細逐五龍遊寵光秦苑花枝曉粧點唐陵樹色秋臨眺

只疑朝覲處早霞流彩護珠旒

五龍霞光

乘興聊從大化遊山中佳致勝瀛洲秋琴隔座彈成調僊

原縣志卷十七

八

樂通霄響未休一部風泉翻古雅數聲鳥哢答深幽感人

不異聞韶樂豈惜輅車半日留

大化仙樂

一派清流自華原六渠分堰灌畬田霏霏入夏涼生雨漠

漠迎曛淡抹煙騷客品題成故事農家歌舞卜豐年相看

忽動滄洲興欲傍蘆花著釣船

清谷烟雨

邑中古刹更無倫物換星移幾百春晃日龍宮金錯落撐

空寶塔碧嶙峋數間禪屋松全掩一片殘碑草半埋莫怪

登臨不歸去獨憐金粟是前身

金輪古寺

送高可愚邑侯

來儼然

離懷何處最依依棠樾濃繁蔭翠微正使情多浮白數忍



看春盡落紅稀人間今古元翻覆君去分明有是非須信  
秋毫終帝力未應長戀釣魚磯

谷中橋成志喜

溫純

懸空飛渡俯清流爲依慈航在上頭題柱不勞歌蜀道吹  
笙似已到揚州綵虹斜向雙龍挂紫氣高連二華浮欲濟  
巨川思大楫應知明主夢相求

題新築尊經閣成

溫純

泮宮高閣切雲成藜杖將分太乙精滿架縹緗過二酉當  
簷奎壁引長庚筆從衆巘齊冲斗帶合雙流兩抱城柱史  
神君收地脉重看文獻在西京

三原縣志卷十七

九

馬光祿墓下作

文翔鳳

恭瞻光祿墓快誦中郎碑哲匠深泉路名鐫照色絲遺壘  
今兔窟老樹尙風枝因記求光訓潸然濯兩頤

墓堂日光訓

詠端毅王公

王世貞

昔在成化朝羣小爲蠱惑貢橐雜苞苴中使日絡繹三原  
撫炎徼抗章奪豎魄及乎鑰留畿十疏表忠直天聽時一  
迴國論若有植白簡入朝門傾朝爲動色拂衣南山陲過  
者必垂式孝皇嗣龍飛元慰耆德旣專銓衡寄復叅坐  
論席馨欬若一身讒來微扞格高空揭太華狂瀾迴碣石  
何以昭令終上公特殊錫

橋成次温景文先生韻

王世懋

雄虹斜倚法雲流，卓錫龍飛傍水頭。  
勢駕鼉鼉通漢渚，影填烏鵲到秦州。  
津梁佛子金繩度，鞭石仙人玉島浮。  
共賴濟川才力大，敢云題柱事堪求。

題谷中橋成

東蔭商

兩城夾水浪翻空，架漢爲梁結構雄。  
鞭石借來天地力，運斤幻出鬼神工。  
雕欄宛轉澄潭底，華表崔巍杳靄中。  
新漲千溪流片月，晴宵萬里落飛虹。  
環橋歲歲桃花雨，對岸家家柳葉風。  
一葦休誇河易渡，雙星不恨路難通。  
長卿駟馬名堪借，子美褰裳句未同。  
經紀者誰温太保，古今應紀濟

川功

中秋日同社友醵飲石九鼎館晚移席龍橋翫月

來復

橋喧新漲瀑，月肅正圓秋。  
桂影香尊滿，蟬輝伎席留。  
迎歌乳谷響，遲曉子城遊。  
歡夕臨天鏡，衰顏不上愁。

楊杜田居

胡廷器

山色足我目，水聲盈我耳。  
陰晴變幻中，顧陸豈絕技。  
妙法與波紋，極力不得似。  
畦田疎籬外，丹楓灌木裏。  
鷺鷥飛鳥鳴，旋向邱隅止。  
點綴趣無窮，怡悅惟山水。

榮華不可期，貧賤世所鄙。  
沮溺良宜耦，荷蓀乃知己。  
人生

鮮百年歲月信云駛髮髮白髮髮蕭蕭空蓬累舊交遠別  
離新穀脫糠粃朝夕望田疇兒女命相倚邵平種瓜人東  
陵競豪侈富貴如浮雲運命環泰否逃稽已往人重冥誰  
復起

晨起炊藜羹日高尙掩扉顧盼何貧窶垣頽山四圍山圍  
疊重嶺朝暎多光暉童登其巔草茂羊澤肥靜聽耳無  
喧天高羣雁飛悠悠歲已邁趺坐披牛衣

臚臚河喚田汨汨水長流惻愴多滄桑追呼歲不休感發  
風大勁葉落始知秋無以充倉箱伊威空自投摘果向西  
園拔葵步南疇相對惟木石鹿豕亦時遊平生愛邱壑怡

情消百憂

收秫不學釀經句難得酒何以解鬱懷杖藜行壟畝稗穗  
遺田間畦傍多狼莠採捋詎貧人聊以春我日春白日已  
夕明月照南牖蕭索風颯颯衰草萎陵阜顧影自徘徊入  
城晤良友晤友道苦辛殷勤酌大斗

詠谿田先生

馮從吾

卓彼馬光祿聲望高山斗弱冠崇理學平川稱畏友立朝  
無多日強半在畝畝富貴與功名視之如敝帚垂老學逾  
虛一步不肯苟吁嗟如先生百代名不朽

焦太母詩

來復

煢煢循首兒呱呱未亡恃墾畝豈供餽網戶將墮祀軋軋  
機照星燧燧壁漫雨誰知藐諸孤三冬足文史立播上第  
名益邁循良軌截鬢感時賢還鮓勵清仕英聖開彙征惠  
文彈稱旨旌媛尋表廬隆養孝伊始堪釋范達言此母生  
此子

憂子遠行

馬氏

歲逢戊子大春寒作客真憐行路難暮雨愁添重渡水曉  
風欲過萬盤山塞南塞北心無限春去春來夢已殘傳道  
邊庭烽火急好尋計理征鞍

贈司馬開府溫一齋先生

汪道昆

魚海寧容負國恩龍淵况復倚轅門東隅隨地軍聲振西  
掖當年廟畧存列戍警前頒稅甲羣裔島外禱遊魂從知  
社稷須公等好看昇平答至尊

寄司徒一齋溫公

王世貞

太真名輩許誰如况是追鋒有召車全越已收文種治大  
農能廢計然書皂囊膽落傳應久白屋神交意不疎欲買  
豚肩趨道左恐煩軒冕狎樵漁

贈雒依仲

楊恩

敢將赤手批龍鱗志在匡君不愛身四海歛容讀諫草九  
重屈意降恩綸近來天地憂多事此日江湖評有人未可

亮之

邑侯俞商臣先生逸事

劉紹攷

雍正八年余修通志編及名宦因檢前志俞商臣先生傳竊恨寥寥數言既不詳密並不能實指其一事使賢君子流風善政泯沒不彰悵然者久之憶康熙年間邑之人往往道先生遺澤有餘慕焉余時尙小粗問其事不能細也元先生治原在江寧湯公之後康熙三十一年大祲之時拯危困而登衽席紳士童叟私相告語咸稱大翁親之之詞也又云先生沒東嶽名受事同日見夢里中十餘人故今北城東嶽廟廡有先生塑像事涉不經而父老言之鑿

三原縣志卷十七

三

鑿嗚呼異已後漢烏桓傳中國人死者魂神歸泰山三國管輅傳謂其弟辰曰但恐至泰山治鬼不得治生人如何然猶曰此西漢以後之說也若大雅云維嶽降神生甫及申朱子以爲嶽山高天降其靈神和氣以生甫侯申伯蓋陽變陰合而生五行五氣布而爲川岳天地之精英寄焉蜿蜒扶輿磅礴而鬱積於是乎魁奇忠信才德之民生其間固有不待生而存不隨死而亡者矣宋登配祀汝陰崔瑗作壇汝縣其先生見夢之謂與書以備獻徵焉

學古書院像設解

劉紹攷

乾隆乙酉邑侯豐山張公修復學古書院有伏羲像設爲

木主者公未之許余懼後人之復有此議也故爲之解曰  
書院與文廟不同文廟國之大祀郭政不恭書院則有盛  
有衰當其盛也師徒濟濟菁莪與棫樸並廢及其衰也第  
爲空館故宮而已於是乎西安之正學書院有拓入公署  
者矣耀州之文正書院有驅車停驂者矣卽關中書院康  
熙四十一年以爲學院之署始居者胡公作梅也未期年  
而卒歷劉公凡汪公灝趙公晉江公鼎金朱公軾潘公從  
律王公雲錦逢公泰八人之中劉以輕浮不踰年去江與  
潘一年而歿汪趙與王期滿歸皆未令終朱公亦以緩於  
期會鑄級制府殷公泰言其有守始克終事惟逢無事然

亦無聞焉康熙六十年王公薨膺斯任數月而喪其偶不  
慊於心詢之故老僉云書院舊有聖像移之他所自是以  
來不叶於吉王公避之乃謀於總督年羹堯移駐原邑仍  
以書院奉 聖像焉今之人亦有援耀州故事欲以書院  
爲候館者卒以塑像難徙而沮其謀然則昔人之用意至  
深遠也蓋古者尸以像神春秋以後不聞有尸宋玉招魂  
始有像設君室之文故顧亭林以爲尸禮廢而像事興蓋  
在戰國之時矣且文翁石室設孔子坐像其坐歛蹠向後  
屈膝當前七十二弟子侍於兩旁先儒議禮皆折衷於是  
未有從而非之者卽以書院爲石室也可書以請於公因

以貽後之人

池陽考

劉紹攷

人皆知池陽為漢縣不知始於秦也周繆以舍人從漢高祖起沛至霸上西入蜀漢還定三秦賜食邑池陽當是時高祖未稱帝設郡邑也即以池陽為賜邑則其與長安涇陽同為秦縣也明矣秦爵有長安君涇陽君顧縣以池名而地理諸書皆不言池何名客有詢者余應之曰秦不但有池陽縣又有池陽宮三輔黃圖云在池陽南上原之陂去長安五十里夫所謂池陽南者池陽縣南也澤障曰陂宮中所有上原之陂言宮在原上也元和志以為在涇陽縣西八里

夫唐之涇陽非即今治也然究在涇水之北涇北無原且由涇至長安亦不第五十里此皆以漢都言志說踈矣客曰宮則

然矣池於何所曰水經注云渭城縣有蘭池宮秦始皇徵

行逢盜於蘭池始皇三十一年事三秦記云始皇引渭水為長池

東西二百里南北二十里亦曰蘭池陂是二說者皆云池

在渭城渭城者咸陽也秦時渭水貫都引為蘭池其距咸

陽宮當不甚遠則蘭池在畢原之下無可疑者縣又在北

故曰池陽爾李善徵雍勝畧以蘭池宮在咸陽縣東二十

五里又以蘭池陂在咸寧縣東二十五里自相牴牾其於

古矣寰宇記曰關中記云高陵北有畢原秦謂之池陽原

華池考

劉紹攷

原邑故屬耀州州曰華原邑曰華池何取乎爾路史有之華原者陰康氏之治也州爲原邑爲隰清濁二水皆源於原而滙於隰則其蒙以華而謂之池也亦宜

三原一會考試碑

代

劉紹攷

昌黎之言曰業患不精無患不明行患不成無患不公此士之自待則然而公與明詎易言哉我文宗吳公旣以昔年辛苦之地不以今日負其初心幕客所校必躬必親客有稱闕竟而未施朱墨者或摸索郡邑前矛以充額省披覽之煩者公稔知之不辭况瘁手眼所到鈐以鑑空衡平

三原縣志卷十七

六

小木印棄與取微諸是始信心焉餽廩增廣數綦繁矣苦於鈎稽司鐸乃故亂之試前乏額匿不以聞試後承乏移甲作乙興平有歲試冠軍抑而不申者鞏昌有遲留十日俟其遭喪以與後人者精立科條邑置一籍貫魚行列員缺卽書充者繼之有故復書瞭然不紊可歷四十餘年嬗代之際無所容其狡獪矣將貢成均有稱其病不能試者更有子稱父篤疾願委他人者皆弗聽檄之來始知其詐其人乃恍然不覺感激泣下也夫布衣韋帶之士窮年矻矻常恨世不我知有若斯之片玉不遺叢穢一清者乎昌黎之言於是益信復嚴倩代重實學試以古作參以誦經



行部停驂輒訪其宿儒者彥干旌式廬商推古今次韻賦  
詩僻壤耄老不獲傾蓋者必加慰問以致通經稽古之雅  
士氣乃蒸蒸日上若其封章碩畫久播海內嘗謂治化之  
行自庶人在官者始宜畧仿官自辟吏之意由使臣考選  
絕世及之錮弊尤經濟之大功被天下不第秦疆已也蓋  
公世有隱德自前明萬歷迄今簪組罔替太公翼堂先生  
經術直節推重當代視學閩中時以武平諸生王國藩鍾  
業峻之无妄白重辟之寃獄寧得罪於讞獄之大府而不  
顧固宜堂構丕承有以廣教思而大容保也棠蔭口碑蓋  
彌永矣公諱■詔字淡人安徽歙縣人乾隆戊辰進士選

庶吉士授編修掌京畿道監察御史

新修文廟記

劉紹攸

邑之文廟至元二十四年自舊縣徙今治五百歲矣歷經  
修葺詳於志乘然皆隨時補苴未有舍其舊而新是謀如  
今日者我

皇上御極之三十二年春特詔新太學務極崇煥以昭誠敬  
我侯廣豐曉夫張公遂以廟之新爲不可緩乃心有同然  
四境之內響應而圖之未浹歲而訖功其去故也棟橈桷  
腐者瓦解敝漏者葺箔承甃級甃頽敗赤白漫漶剝落者  
自正殿兩廡以逮戟門櫺星與夫崇聖名宦鄉賢靡不以

堅易脆撤其材而更理焉不使有因仍苟且之歎施諸政所以去故必盡者視此矣其鼎新也缺階易以雲陛堂廉璧池環以石楯按圖稽典改建櫺星門兩廡九楹一門者三之名宦鄉賢卑濕者高之靡不磨礪密緻繪采雕鏤望宮墻而肅焉如在焉旁及彰德節孝危而僅存者皆成新構見諸行所以咸與維新者視此矣說者謂吾邑關輔文區風物人情寢寢日進於醇古其藉茲鼓舞振興者寧有窮乎而會逢昌期辟雖輪奐俟與邑人士果能相與有成也因以誌諸石慕義樂輸者備載碑陰

涇渠總論

王太岳

謹接秦鄭國漢白公宋豐利及元之御史新渠明之廣惠與今龍洞渠涇陽新舊志皆云名殊而實一其說非也鄭渠東北行合冶谷清谷濁谷及簿台石川諸水逕富平蒲城以達同州朝邑史記所謂並北山東注洛而徐廣謂出馮翊襄德縣者是也白渠東南行循涇水逕高陵臨潼以注於渭故漢書云尾入櫟陽是此兩渠取逕本不同矣鄭渠在唐時僅有故道可考而宋代遂云不可復今更無遺跡矣白渠雖至今不廢然自宋熙寧大觀間鑿中山引涇水於小鄭渠會下流二十餘里乃與白渠合則是古今所通號爲白渠者乃在三限口以下而其引涇水出中山谷

口者了非當時故蹟則白渠之廢亦已久矣宋渠北移白渠口上五十餘步元渠又移上豐利渠北二百餘武明渠又上御史渠北里餘皆承前代廢蹟而更張焉非因之也今之龍洞雖仍廣惠之舊然昔本引涇入渠今乃卽山淪泉昔以引涇爲利今更拒涇使不爲害制置旣別功用亦殊安可混而同之世之論者不惟其是非利病是辨而欲鑑今就古以相傳會太史公所謂無異以耳食者也又史傳所書渠事其言或不可曉往往疑於考誕史記曰渠就用注填闕之水溉澤鹵之田四萬頃收皆畝一種於是關中爲沃野無凶年秦以富強卒并諸侯以余考之秦之強

始於孝公商君歷惠文武昭襄而日以益盛天下諸侯至於從散約解爭割地而事秦岌岌之勢亦可見矣譬之羸疾歸於必盡其有不同者遲速間耳而或者誣舉一日之事謂死於此非確論也始皇之立也體暴橫之姿而承六世之餘烈以雄視六危國六國者初不聞有憤發自疆以能與秦抗方且蹙縮屏息苟欲延命旦夕而恐不得其氣固先盡矣當此之時天道人事皆有不并於一而不能已之勢秦特投閒應會而六國之社稷已墟故曰亡六國者六國也非秦也柰何司馬氏遽以是爲鄭國功耶嚮使秦殺鄭而趨伐韓韓能支乎嚮使穿渠而竟不就秦將終不

得谷二周并諸侯乎此史家鋪張之文務在盡意而不求其實者也又所云畝收一鍾者注云鍾六斛四斗而爾雅二倍謂之鍾注云八斛至淮南子要畧篇注則云鍾十斛古說之不同已如此而今日關中渠田歲收率不過三四斛其最豐者大要四五斛止矣安有所謂六斛四斗至於八斛十斛者又鄭渠注洛三百里而云溉田四萬頃白渠袤二百里比鄭渠之長當三之二而溉田纔四千五百頃十少其七八相懸何太甚也矧古今頃畝異制宋祁謂周制步百爲畝商鞅以爲地利不盡更以二百四十步爲畝然秦既廢井田開阡陌亦足盡地力矣而是時始爲賦賦

從畝出秦豈肯廣畝以減賦耶必不然矣漢書食貨志注鄭展曰古百步爲畝漢時二百四十步爲畝古千二百畝則得今五頃趙氏亦曰古百畝當今之四十一畝而桑宏羊曰先帝哀憐百姓愁苦衣食不足制田二百四十步爲一畝率三十而稅一此當時目見之語尙於情事爲真而餘畝又溉西安衛屯田二百八十九頃五十餘畝其後彭華據以作記亦曰八千餘頃而袁化中親見舊碑刻實止書八百頃田豈能自贏縮耶年代旣久傳聞異辭記載之人各隨所得書之不相統壹其爲乖牾固無足怪至若項耶宋淳化間杜思淵言舊白渠溉田歲收三萬斛計其田

初不甚廣及至道間梁照陳堯叟則曰田存不及二千頃  
尋使皇甫選何亮相視乃言溉三千八百五十餘頃其後  
景祐間王公又言今纔及三千頃元至治初屯田府言溉  
田七萬畝而天歷間陝西省准屯田府照乃言溉七萬餘  
頃明廣惠渠項襄毅公自記云溉田八千二十二頃八十  
渠灌浸不過萬頃大歷初減至六千畝初疑畝字或是頃  
字之譌然其下書云歲少四五百萬斛以歲收最豐者計  
之非百萬畝不能得此數則豈非永徽萬頃之灌浸幾於  
盡廢故唐書謂減至六千畝而馬氏作通考或者未之詳  
鄧趙之說流傳有本田制改於漢不改於秦審矣由是言

之秦猶用周百步之舊則當時所謂四萬頃者正得漢之  
一萬六千餘頃史特從其多者書之耳不足爲據其他書  
傳同異尤多白孔六帖曰永徽六年雍州長史長孫祥奏  
言鄭白渠溉田四萬餘頃今止溉一萬餘頃文獻通考曰  
至大歷中水田纔得六千二百餘頃而唐書云永徽中兩  
公作記渠實未通何由逆知溉灌之廣此必有人希意獻  
媚粉飾增加而項亦樂取其說以自侈大正可謂之上下  
相蒙者也由此以推宋史之三萬五千餘頃元史之四萬  
五千頃大抵皆出之始建議者計料之辭與當時有司告  
報之數史臣特取故牘采輯而潤色之耳則其爲書庸足

信乎昔者莊熊羆請穿龍首渠以爲可令畝十石及作之十餘歲而猶未得其饒自古喜事夸功之人其言往往無驗宋元之事殆亦類此孟子所以取武成二三策也或者曰爲其利民也故亟書以勸是又未覩於利害之數者也夫穿渠之勞豈不可數而知哉鄭白之工史不詳其本末然韓本謀罷秦秦覺而至欲殺鄭國則是果足以罷之也史記平準書漢書食貨志皆言番係穿汾河渠鄭當時鑿漕直渠朔方亦作漑渠作者各數萬人歷二三期而功不就費亦各以鉅萬十數白渠之功詎獨下此宋之渠以工大而罷者數矣中間嘗調發丁男萬三千人屬孫冕督治

而不紀其成其後豐利渠屢而成之而工作已更三歲元之御史渠火焚水涿鑿石尺至直金二兩有半積工十四萬九千五百然且三十餘年而功未成明之廣惠渠五縣民更番供役成之以十七年之久而鑿不甚濶泥沙塞渠雖成無用是何用力多而成功少也又况各區貼役繫椿起堰下至梢芟筩棧麻鐵苦索一切出之於民民益蕭然煩費矣宋史曰造木堰凡用梢椿萬一千三百餘數歲出於緣渠之民夏潦堰壞秋復率民葺之數斂重困無有止息元史曰奉元亢旱五載失稔人皆相食流移疫死者十七八今差夫又令就出用物實不能辨集涇陽舊志曰五

縣民八月治堰九月畢工截石伐木掘泥輓土入水置閘下臨不測十月引水以達來歲入秋始罷已復役作寒暑晝夜不得少休加以官府程督條約禁限瑣屑尤甚近年水脉艱澁沾潤益寡諍訟鬪狠姦弊百出原民或上訴願弛其利以免劬瘁有司以故事恒規不敢輒許後志曰白谷口入山峭壁高巖陰飈慘栗絕少人居宿頓無所每夫分領一二身入洞底掇石爬泥常須兩三人在上爲之引繩轉送數人而食一工之食豈能宿飽五縣相去或數十里或百餘里往返奔命勞怨可知嗟乎穿渠本以利民也而民之勞費至於如此非以愛之實以害之朝廷本意亦

豈如此今夫龍洞則明之廣惠故渠也渠之水則山下之散泉也然而因其已成不別事穿治矣收其汎走不更勞陂堰矣於是決疏泥淤完治隄岸不過費縣官金錢數千計而此數十泉者固已冲澌浩衍合能效技以畢輸於渠而流潤於四縣以視昔人鑿山堰水力愈勤而謀愈拙者豈特事半功倍而已若乃役由和僱而無調發期會之煩官自購材而無科率抑配之擾役興而人不知功成而上不有至矣哉豈非萬祀之永賴百王之極則者乎然是泉也項襄毅實嘗鑿而出之而龍洞以南衆泉星列則尤非旦夕之所可得然而昔之人莫有爲之計者何也引涇之

利熟于耳而盤固於胸臆雖有他便利至於倍蓰什伯而莫與易焉是故交臂而失之也嚮使早知變計如今日則將遠引深閘以拒涇而不暇尙何穿山築堰亟困其民而不已哉是故古人之法不善用之而或足以敗而善爲理者酌劑變通雖其陳迹弊政而常能轉禍以爲福因敗以爲功故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不其信夫雖然今日之計亦有當急者曰謹視隄壩而已隄之作亦自項襄毅時不過寬七尺崇二尺然更百數十年而其功不壞雍正時始增高二尺亦數年無恙乾隆二年通判羅國楫請於臺使又增高五尺未二年而涇水大至堤竟毀其後易知縣唐

秉剛繼治之以乾隆四年十月隄成至八年六月又毀是何也隄崇二尺至不高也而七尺之徑則已厚其用但以障泉而不足捍涇昔人比之布氈於地水至則漫而過耳後之增砌至於九尺而七尺之厚無所加非獨不加而已層累之形豐下而削上比至其巔纔有三尺如是則形單地危而其禦大水也無力而是水也挾其暴盛之氣出於兩崖之間隘隘束急無所發怒適與隄遭則噴扶掀扞以圖一逞不幸而授以尺寸之間而崩潰遂不可止勢固然也是故治隄之法苟欲崇之則必厚之不然者毋寧卑卑而涇水入焉雖足以淤渠待其過而搜剔颶梳一日夜



之力耳高而不厚則水之漲發無常雖更增之尋丈猶未  
能使涇不入也而崩潰之患其費必鉅而又需之歲月而  
後完使百姓坐失數時之利故曰毋寧卑也此有司之所  
宜知也諸壩之制惟洞口爲非宜聞之故老順治間金漢  
鼎實如爲此乾隆二年之壩特因之耳金之始爲渠口蓋  
猶覬欲引涇旣而知其不可引也而見洞中之泉亦足以  
會衆泉資灌溉於是始慮濁涇之敗泉而置壩以拒其入  
顧猶低徊顧戀僥倖於涇之萬一可引而姑畱洞口之跡  
以不沒其舊此惑者見也夫洞之鑿欲引涇也然而常時  
則涇不受引比其漲盛而濁汚乃足以敗泉然則洞口者

揖盜入家之計也自順治時至於今又百餘年矣涇流去  
渠口又益下矣渠泉之爲利較然明矣此其於涇誠有不  
兩存之勢尙何洞口故蹟之足留哉謂宜毀撤此壩以巨  
石壅塞洞口視其損敝而時葺之使濁涇不得涓滴入而  
洞泉不得涓滴出則壩之北尙有泉二三孔可以益渠以  
大其利所謂拔本塞源計無有急於此矣他若大小退水  
槽兩開水磨橋大王橋廟前溝渠右水壩皆清濁之要限  
出入之巨防雖嘗設水吏守視而此曹小人不知大計惟  
務偷安狃於尋常以爲無事畧不視省或敝損已見忽不  
爲意不以聞官坐使渠水滲漉日減月削猝遇漲水墮圯

立見如此之弊並須官自檢察不以寒暑輟按行不以細小廢賞罰持久不懈功利滋多此日計不足月計有餘之道也於戲 國家規措之詳蓋已斟酌古今而備具美善今所言者皆歲修事耳然非愷悌君子盡心勤民者不能任焉南陽名杜其終不可復見與董子曰事在疆勉而已歐陽子曰職思其位是豈不在有司者哉

九畹文集書後

崔龍見

三原劉九畹先生理學治行名天下顧與余爲忘年交余不敏無能爲役然不可以無言也九畹之於文以博學宏詞舉矣於行以陽城馬周名矣於儒又暨諸耆宿以經學

與安車蒲輪之選矣其以儒術飾吏治卓卓有聲績可紀朝野莫不知之何事余言然有說焉往者泛舟具區見夫洪波驚濤激若雷霆潮汐奔流一瞬千里以謂天下之無盡藏者莫大於是及風水相遭爲淪爲漣如織縠如繪素鱗又何親切而可玩也關中八水交流清濁相入重洲旋瀨蓋亦有至文焉九畹與余殆猶風水之相遭乎余權知數月與邦人士相過從甚落落也九畹不以爲陋而辱教之且申之以詩云守令親民心自念朝廷命吏意何如其所責望遠矣黽勉從事愧無以稱更乞其舊所爲論述而卒業焉浩乎其未有津涇也夫河海不擇細流余管九

曉見贈詩有理學儒林今碩果之句似能發明其意蓋維  
持道脉探幽抉薜經義詞章乃衛道之餘事昔賢所謂養  
其根而竢其實加其膏而希其光又所謂取道之原旁推  
交通而以為之文也雖然余詎自謂知九曉哉願以質之  
世之知言者